

德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上海女作家孙未身在德国，记录下了她的旅德生活以及她眼中的德国抗疫众生相。

1

在德国的公寓里，国内新冠疫情的消息传来。我妈说，你别回来过春节了。先生也说，别回来了。

我上网查机票，简直跟白送的一样，当天次日都有，什么座位随便挑。到了飞机起飞前，航空取消，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。

我妈喜欢热闹，平日里天天与朋友聚会，到老年大学讲课，还天天买票去听戏。我每天都跟她微信，关照她不要出门。让我先生也帮着一起督促检查。我先生说，他忙着呢，天天督促检查他爸妈。过了些天，我妈说，小区的两个门也给管起来了，大门不让进出，边门进出测体温。我这才稍稍放下一点心来，上海这座城市还是靠谱的。然后就担心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。我妈轻蔑地问我，网购懂不懂啊？快递照常送货，真是难为他们了，为了大家做这样辛苦危险的工作。

看到武汉各个医院说防护用品不够用，我到本地的药店和日用品店买口罩，想赶紧给那些医院快递过去。结果所有地方的口罩都脱销，奇怪了，当时德国还没有一个病例呢，哪来这么多人买口罩？特地问了几家药店才知道，都是买了给中国国内寄过去的，有本地的中国人买口罩寄的，也有德国人买了寄的。大家都想着那个城市，想着那些医生和病人。世界很小。

2

我跟着德国时差做日常工作，又跟着中国时差看最新消息，成天紧张担心，睡不好觉，血压就嗖的一声上去了，靠日常吃药根本降不下来，去诊所看病，医生当天就把我直接送去医院，住进病房。问要住院多久，说是两周起。

病房没宽带，我用中移动上网看国内新闻，三十元一天，一个月之后账单上千，血压一直降不下来。我住院前，欧洲还是一片歌舞升平，只有意大利有点不对劲的苗头。住了一个月之后，忽然间听说德国顶不住了。前一阵的嘉年华大游行，病毒在狂欢的人群中扩散开来，现在每个地方都有感染者。周围的人都在感慨一个字，快。可是除了这一个字之外，也没见到有多紧张。医院附近散步走走，只见咖啡馆都是满座的。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的坏天气，咖啡馆门外坐得人山人海，一杯咖啡，一杯冰淇淋，面朝太阳一下午。

之前中国闹新冠的时候，德国的朋友看我焦虑担心，都劝我说，这新冠其实就跟任何一种流行性重感冒差不多，我们欧洲年年冬天闹流感，每年都死不少人，这新冠的死亡率也没比流感高多少。我一听这话就生气，敢情这不是你们的亲朋好友，你们才这么轻描淡写。事到如今轮到他们自己了，还是这么个说法，我才觉得当初真是错怪他们了，原来他们真不当回事。

随即德国新闻推送了第一条德国病人死亡的消息。紧接着就看到德国的死亡数据稳不住了，每天噌噌往上冒。小孩子可以不上学了，复活节的假期提前开始，放假一个月，一直到复活节以后4月20日再上课。几天后我收到邮件，我

德国施瓦宾医院

所有庞大与渺小的德国疫情众生相

孙未

借阅英语书籍资料的那家州立图书馆关闭了，说有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曾经去过那里，所以也要一直关到4月20日。网上借阅电子书的数量可以从五本增加到八本，纸书借阅和归还一切暂缓。我想这样也挺好，我不用每天在医院里焦虑着图书馆那边的查阅工作做了一半怎么办。

3

我们的主治医生是位相当和善的中年男子，他跟我们每个人打招呼，说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星期要被临时调配到另一个病房去顶班，那个病房的两个主治医生都不在，一个请假回家带孩子去了，另一个休假回来被隔离在家十四天。

他说着话，走到洗手池边上，狠狠按了好几下洗手液，洗了足足两分钟的手，接着再狠狠按了几下另一边的消毒液，在两只手前后左右上下揉了个遍，然后将两只手展开在空间，优美地舞动十个手指，让消毒液尽快蒸发。这个奇妙的手势简直像是展示一种巫术，我心想，进出没有任何防护，连个口罩也不戴，光靠十个手指涂满消毒液，这跟封建迷信活动有什么两样？

然而这也是第一次，我在德国亲身感受到了肃杀的气氛。

当天，病房的另一名主治医生就宣布，医院统一接到州政府通知，所有住院病房禁止访客，所有住院病人要么就安心一直在医院住下去，要么直接回家。禁止令贴在病房大门口，一个大红圈加个叉。大多数人对禁止访客这一点很不满。这位主治医生是位年轻女士，温柔和气，



■ 作者在意大利时

4

浅色的金发齐耳长，夹在耳朵后面，好声好气跟大家解释。一些病人完全不能接受周末不回家的规定，所以当天就有好几个人办了出院。剩下的病人趁着下午阳光好出去散个步，看见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，又把这种危险忘了一个干净。

德国决定对几个重灾区国家关闭边境。朋友告诉我，最近的国际研讨会全部延后，文学中心每周两次的朗读和对话活动也暂时取消了，政府禁止了一切公共场所聚集。很多欧洲国家也就关闭了边境，停止了公共活动。

德国也在全民宣传抗疫的方法，医生召集我们开会，宣传说，第一，勤洗手，勤洗手！出门最好是戴一次性手套。那么口罩呢？没有人提口罩，从来没有人提。我发信息问朋友们，你们在外面看见有人戴口罩吗？有个朋友说，他刚好出差，一路从欧洲南边飞到北边，只在机场见到过两个人戴口罩，还是亚洲人。

那么怎么控制病毒的空气传播呢？第二项重要的政策是，德国境内，人与人在一起，必须距离两米。这项政策被护士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节目，好好跟我们说着话呢，忽然间说，哎呀不对，然后夸张地退后两步，哈哈大笑。好好地把药片递给我们，忽然间退后两步伸直手臂，做出一个体操伸展动作，一副手臂太短够不着两米远的焦急表情，接着再次哈哈大笑。

5

我对前景很悲观，真的。

我问英国的朋友，你觉得这么搞，病毒的传播能控制住吗？朋友在电话里有点生气地回答道，为什么你这么悲观呢？你们国家的病毒传播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吗？

说得没错，中国的病毒传播真的基本控制住了，餐厅陆续开张，我看到网上的照片，憋了两个月的市民终于等到了出门的日子，企业也开始复工。上海管得还挺紧，我妈说，小区门口还是每天测体温。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政策，就是但凡欧洲回来的都要经过严格控制，统一隔离十四天。我妈问我欧洲不安全，要不要回来？现在轮到她天天关心欧洲形势。我跟她说，别操这个心，还是管好自己，别出门，再忍一忍，再忍一段时间更安全。

6

德国所有的公众场所关闭了，公众活动全部取消，学校放假，边境封锁，然而每个成人都还照常上班。地铁公交和车站的传播怎么管理？办公室的传播怎么办？这都是让人感觉不靠谱的大毛病。我问德国的朋友，大多数都改骑自行车了，有的单程五十分钟的自行车，一天骑行运动量高达两小时，在春寒料峭偶尔还下雪的天气里。

我们病房是不允许访客了，但是医院还在继续收治新病人，病房里时而有新病人搬进来。我们问医生，新老病人不断流动着，不是有很大的传染风险吗？医生说，没办法呀，医院是老板开的，老板要赚钱，怎么会闲着呢？

病房的护士长是唯一忧心忡忡的人。他找护士谈话，跟每个病人谈心，主旨就是一定要严格执行两米距离，没有访客，勤洗手，勤洗手。我问他，您说实话，您觉得光靠这几项规定，别的方面还是爱干嘛干嘛，病毒就能被你们挡住吗？他用特别严肃的目光从大胡子上面瞪着我，强调道，正因为就这么点措施，所以才必须更严格地执行。目前这么做，可以把病毒传播的速度减缓，不挤在一起，这样医院才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容纳重症病人。上面目前暂时就是这个思路。

这个思路大家都知道吗？他点头，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是明白的。

我跟几个护士闲聊，还真是。还有年轻美丽的护士姑娘们表示，她们愿意第一批就得上，早考试早过关，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，多好！

我觉得他们是并未真正知道新冠的症状有多严重，很显然，他们也不知道新冠杀死的人并不分年龄。

我问护士长，难道贵国就打算这样了？他说，这个不好说，现在一天一个新说法，今天下午三点，还会有新政策出台，我们都在收音机前面等着，一有新消息就告诉你们。

7

接着就传来了默克尔的发言。默克尔郑重宣布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德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。过了些日子，意大利也宣布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意大利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意大利已经全线崩溃，西班牙也差不多给完全击溃了。默克尔发言第二天，朋友给我发信息，说市中心警察正在这里来回巡逻，规劝公众不要聚集，请大家都散了散了回自己房间呆着去。我说德国人民都憋了一个冬天没太阳了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我不信他们真能乖乖都散了。说完，我也出院开始每天的例行散步，这一出门真把我惊着了，大街上阳光灿烂，然而一个人也没有，浓烈的光与影勾勒着空旷的街区，空空荡荡的咖啡馆座椅，俨然一座死城。我明白这不仅仅只是政策起作用了，也不是警察规劝的结果，一瞬间，从某一刻起，恐慌真的到来了。

护士给我们派发药品的时候伸长了手臂，这一回是当真的。我们还是和平常一样找他们聊天，可是聊着聊着，他们会忽然面露惊恐，小心翼翼地退后两步。这些年轻的护士们，之前还嚷嚷着“早考试，早过关”的，现在都紧张得跟什么似的，给我们量个血压都要特地戴上一次性手套，套上口罩。所有医生办公室、护士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，每次敲门，他们都是开门匆匆伸出头来说几句话，立刻就关上了。里面永远在紧张严肃地热聊，听来听去都是“卡罗

娜”这个词。记得前一阵还是“萨宾娜”呢，那时全城人担心萨宾娜风暴袭击，现在想想这是多小的事情啊。

8

我给我这边的项目主任打电话说，还是让我回我那个小公寓住着吧。他说，我觉得目前住在医院里是最好的选择，应有尽有，至少你不用担心自己家的冰箱有没有塞满。

我特地去附近超市转了一圈。超市门口都是红色箭头指示，一路围栏，保证顾客从同一扇门鱼贯而入，彼此保持两米距离。进门的地方有职员戴着口罩，穿着防护服，拿着一罐消毒液，对着每辆购物车都喷一遍，重点擦一遍扶手，然后一辆一辆推给我们。前一个走出两米之外，才发第二辆购物车。里面的地面上画满的红线，任何柜台你都得和营业员保持两米距离，每个等候位也有红线，顾客之间距离两米。每个收银台前都悬挂起了巨大的玻璃，收银员戴着口罩与手套，伸出一个小手碗，让我们把钱放进去。

当天晚上看新闻，默克尔也和我一样去了超市，一个人推着购物车，买了樱桃和红酒等等，为的是察看超市的供应和价格是否正常。很快传来消息，德国最大州巴伐利亚全线关停。接着另外几个州也关停。英国终于绷不住了，也全线关停。

默克尔接触过一名医生，这名医生病毒测试阳性，所以默克尔本人也必须关在家里十四天并且要进行检疫。大家等着默克尔的检疫结果。是阴性，万幸万幸。

至于我呢，我决心回我那小公寓去继续工作。我找到大胡子护士长。护士长说，不好意思，所有本楼层病房的病人都出不去了，前一阵我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发高烧了，正在检疫。接着就召集我们所有人开会，宣布了紧急隔离的消息，所有人都一律不许外出。等待那个病人的检疫结果，并且全体十四天隔离。

我觉得这样就对了。整个楼层就这么被封锁了。大家吵吵嚷嚷，直至逐渐变得平静。数日之后，全员私藏的物资一律告罄。我们几个坐在露台上分享最后一块超市买来的巧克力，傍晚时分，日光依然丰盛，手边的装饰盘子里，有心的护士已经摆上了各种颜色的复活节彩蛋，看来今年的复活节也要在医院过了。

就这么被隔离了，我倒是终于可以安心住院，阅读德语原版的诗集。之前都是赶紧慢赶看资料，只觉得德语的单词这么长，有的一行写不完还带拐弯。现在才感觉德语不再面目可憎，其实是美好可爱的。

“……此刻有谁在这世间某处走，无缘无故在这世间走，走向我。此刻有谁在这世间某处死，无缘无故在这世间死，望着我。”

小小的世界，广阔丰富，而又分外一致。病毒不分国度语言和肤色，它无处不在，注定由全人类一起经受与面对。正如文学艺术与文明，它们不分来自哪里，当它们呈现于世界上，所有人都懂得，虽然很多人并不承认。我们的生命是共同的，单个个体的生命等同于全人类的生命。我们的未来也是共同的，但愿每个个体的命运不再彼此悬殊。

此刻，我百无一用，坐在病房巨大的窗户前眺望花园，花园里繁华盛放，巨木蔽日，鸟鸣喧闹，天空蓝得清澈而奇异。您看，这个世间总有更强大的力量无声无息地存在着，它们盛大而谦卑，无坚不摧。就像是无论病毒的袭击多么难以预计以及令俗世间诸事停顿，然而春天总是如期到来，不早不晚，每年它都不会缺席。